

萨摩在市中心附近住的难民营就从这条小巷子里进去

本期摄影 姜燕

难民少年萨摩

首席记者 姜燕

萨摩和姐姐及她的四个女儿坐在新家的地毯上,吃着一年来自己做的第一顿家乡饭,说着阿富汗的家乡话,最小的女孩、不到2岁的古丽的举动不时逗得一家人大笑。

“这是我11个月来最快乐的一天。”萨摩说。虽然就在前天,他们一家刚刚经历了一场疾风骤雨,被迫拖着一大堆行李,搬出原来的难民营,来到这里。

塔利班阴影下的童年

今年不到16岁的萨摩,在那个动荡的国度,经历了太多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事。在10岁那年,塔利班闯入他的家,尽管他的父亲愿意以家中所有的财产换一条性命,却仍被斩首。萨摩后来让我看了一张他在网上下载的照片,几个被割下的人头摆在地上,他平静地说:“我的父亲当时就是这样。”父亲死后,他经常因为想念父亲而哭泣,母亲告诉他:“萨摩,要坚强,不要哭!”但是一年多之后,身心俱疲的母亲因病住进医院,半个月后撒手人寰。

“从那以后,我经常想杀了自己。”萨摩说,他也确实自杀过,但被亲戚救了回来。他原本生活优越,父亲是一家公司的合伙人,母亲是一名教师,父母老年得子,对他宠爱有加,悉心教育。他自己也聪慧异常,母亲曾经送他去学英语,虽然只学了五个月,但他的英语会话能力已经让所有人惊讶不已。母亲去世以后,他对一切都失去了希望,放弃学习,跑到一家木匠铺当起了小工,他只想快点挣钱,自己养活自己。“我的姐夫找到我,把我骂了一顿,让我回去读书。”萨摩说。但不久之后,他亲爱的姐夫也在去郊区办事时,被塔利班杀死。

被噩梦缠绕的一家人依然不得安宁,杀死姐夫的塔利班屡次上门威胁萨摩的姐姐,如果不嫁给他,就像杀死她丈夫那样,也杀死她。无奈之下,姐姐只好决定带着萨摩和女儿们,远走他乡。她卖掉了房子,换得1万美元,家具卖了1千美元,这些钱都交给了蛇头,成了他们一家六口来德国的路费。

萨摩曾用英语把这段悲惨的人生经历写在纸片上,他不希望自己有一天忘记当中的任何一个过程。

难民学校的特殊学生

辗转来到汉堡之后,他先是在汉堡一间难民营住了几个月,然后搬到市中心一座难民营。这间难民营毗邻几所大学和职业学校,场地与房屋可能也是大学提供。一年前,为了将突然涌入汉堡、滞留在中央火车站的难民分流,一些公司和学校提供了闲置的场所。

萨摩向德国政府递交了难民身份申请材料,参加了一次面试,9月中旬正在等待第二



难民儿童参加汉堡公益组织为他们举办的友好活动

次面试通知。他和难民营其他适龄儿童一起,被安排到附近一所难民学校学习德语。教室由一所职业学校提供,老师则是从汉堡各个学校本着自愿的原则征召而来。孩子们按年龄分班,6-10岁是初级班,11-15岁是中级班,16-18岁是高级班,高级班已经不光学语言,还有职业培训。萨摩和另外十余个孩子一起上中级班,明年2月他满16岁后,将升入高级班。

萨摩的老师曼弗雷德快退休了,当学校问他愿不愿意来给难民当老师时,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他小时候曾跟着父亲从东德逃到西德。“那种颠沛流离,走投无路的感觉,不少德国人有过体会。”曼弗雷德说,小时候不知道亲戚们一见面就谈论的战争到底是什么,等读了书,对历史有了了解,才会深刻,所以现在会议无反顾地帮助难民。

他很快发现了萨摩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,因为他经常在上课时烦躁不安,甚至哭泣。他给了萨摩特权,任何时候,只要他想走出教室,都没有问题。但其他同学不明就里,曼弗雷德也对此保密,他成了萨摩在德国最信任的人。

有调查显示,很多难民有自杀风险,虽然从外表看起来,他们是年轻而健康,甚至平静的。有确切数字显示,汉堡45600个难民中,有1500名患有心理疾病,但仅有25%的人得到了医治,这种医治也只是15个小时的治疗,而事实上他们需要长期的心理治疗。因为语言问题,心理医师往往拒绝有翻译在侧做心理治疗。也有心理机构尽力为难民提供服务,但只能照顾到21岁以下的,21岁以上的

他对于接受馈赠十分不好意思。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,他非常着魔地接受了,红着脸谢了好几次,放到书包里去时又一再感谢。我和他及他的朋友杰维德在公园聊天时,他独自跑开,去买了薯片和红牛饮料。我带他去餐馆吃饭,他等在收银台要付钱,他一个月只有61欧元。到我的住处去做客时,他也特地带了两瓶他生病时难民营特别配给他的橙汁。

他说,以前很想像父亲那样做一个成功的商人,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。说这话时,他的表情十分无奈。漂泊异乡,等待被另一个国家接纳的滋味只有他们才知道,如果申请难民身份被拒,还不知道下一步命运会将他们带向何方。

他向我说起逃出阿富汗的经历,2015年11月一个漆黑的凌晨,他和姐姐及姐姐的四个女儿一起上路,同行的还有另外几十个人。他们走了一个月,才到伊朗。从伊朗到土耳其的过程是此行最可怕的经历,要翻一座高山,而且必须一鼓作气翻越。那时候天气已经非常冷,出发前,萨摩和家人将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,在头上、手上、脚上、身上等一切能套裹塑料袋的地方都套上了塑料袋,用来保暖和防雨。凌晨四点,一行五六十人一起出发。姐姐最小的女儿还不到两岁,她被姐姐捆在胸前的衣服里,老三也才5岁,萨摩把她捆裹在胸前,11岁的老大和8岁的老二则相互照应着,跟着妈妈与舅舅。没走多久,山上就下起了雨,衣服很快就湿透。再往上爬,又变成了大雪纷飞,道路湿滑泥泞,萨摩的鞋也被石头磕得张开了口,他几乎要绝望了。队伍里已经有好几个人滑下山坡,没有人有能力去救援,甚至他们的家属。艰难的13个小时之后,他们终于挣扎到了山下,来到了土耳其。

土耳其并不是逃亡的终点,他们还要从一个岛上坐船偷渡去希腊。因为怕被土耳其警方发现,只能趁夜晚出海,一旦被发现,就要被送回伊朗,功亏一篑。晚上9点,萨摩和另外59个人上了一艘白色的小船,和另一艘船先后出发。漆黑的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,海水不断涌到船舱中来,但是他觉察不到寒冷,心中只有无比的恐惧。萨摩害怕得很,他知道这个海域死了至少2000个难民,这条船最大载客量是30人,但现在的乘客翻了个倍。船上非常安静,只能听到海浪声和马达声。突然,海面上传来一阵尖利的呼救声。“救命!救命!”萨摩心里惊恐不已,他知道一定是另外一艘船翻了。船上谁也没有出声,10分钟过去,呼救声消失,海面又恢复了寂静。

两小时后,船抵达希腊海岸。萨摩说,联合国的人把他们拉上岸,给他们换上了干燥的衣服,拿来了食物和水。那一刻,萨摩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安全和安逸过。



曼弗雷德老师给难民特别编写了教材

只能靠自己。心理危机被看作难民给德国社会带来的隐患之一。

战争改变一个人的命运

萨摩的行为举止表明,他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。我们一起散步时,他经常复述父亲当年对他说过的话。说到图书馆时,他说,爸爸说:“萨摩,知识比金钱重要多了,有知识的人才会得到尊敬。”说到为人,他又说,爸爸说:“萨摩,人一定要诚实,对家人、对朋友都要诚实。如果你骗了别人,别人也会欺骗你。”

(下转 A15 版)